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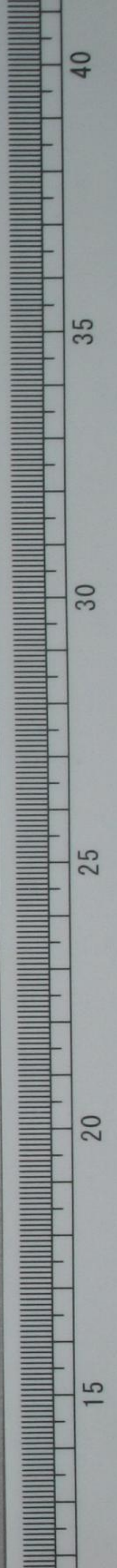


清本
翻刻

劉氏人譜

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6
4



文庫 11
D 36
4

010190550651



謂舊作用
今从見爾
紀訓改正

張邦奇公第宅。廳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封翁。翁知其倍價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吾柱。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翁曰。想價已償入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此。慰我甚矣。楊翥。厚德冠時。鄰家構舍。侵其桷。溜墮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賦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其度量如此。陳白沙先生。鄰有惡少。欲侵其地。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必於途辱之。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



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謝而去。又有欲侵其田者。處亦如之。以上記警田宅方圓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鮑宣娶桓氏女，裝遣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言行錄忠
宜作文正
下有之子
純仁四字
當據改補

范忠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為壻。楊翁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為嫁資，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劉曰：豈有為壻而令人賣屋以畀之乎？取券焚之，攜妻徑歸。嗚呼！今人有因無奩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

嫁娶責財。若償宿逋然。使貧家溺女。皆是故也。甚至有翁婿相訐於訟者。有姻婭相對如讎者。安得如師文其人。以轉移一世乎。以上記警

嫁娶競財

隋李士謙為開府參軍。家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歉。召各欠戶。設酒焚券。不索其償。來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所全活者甚眾。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聞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為陰德。後壽至百歲。子孫皆為顯官。

宋黃兼濟。於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已無

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為稱道。其事非已所能及。

李賢父為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旁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為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後生子賢。位至宰輔。以上記警

窮迫
貨負

司馬德操育蠶時。有人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贖人。謂彼急我緩。可以相通。今彼此正等。

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令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有士人贖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氣，與三十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造謁，以其故請罪。公見之，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謁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所以爲此者。

賈名錄

不過一時貧窮起見耳。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教時，有孫秀才者，索海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錢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所時有。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著眼。

蘇名復

寬挂腹可也。

以上記警拒入乞貸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謂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詞。訟之官。兩造爭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斷還之。後公隱居武夷山。偶經過其地。閒步往閱。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

事。文公惱悔無及。乃題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石槨都不見矣。趙端肅公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遂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因一笑而罷。

鄧文潔公以讚。嘗買山下葬其母。輜車已發矣。賣主復

有後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旣葬多疑。屢行啟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蟻所蝕。不爲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已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猜嫌。終年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

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遭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恬然於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朽矣。仁人孝子。當何以爲心也。以上記警

圖謀風水

韓魏公知鄆州時。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

用之

范忠宣公尹洛時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老翁從店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鬪者。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遇一田父械鎖悲泣。問

通鑑錄便
下有以字

故云。欠青苗錢三千。不能償。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遂得釋。

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金還公。公憐其貧。復以半與之。後公大顯。

羅念庵先生罷官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醫藥資。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遺書謝項。因爲解之。揚賈得生。竟不知爲公力也。

項名喬

松江有儒士薛河東者。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人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借來。主人唯唯。往以真情告之。霍灘欣然應曰。此何妨。但同往。主人迎之。霍灘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以上記警遇事不行方便

古人云。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又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涎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辨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此三端。避文人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

避辨士之舌端。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好譏議人。嘗以韻語嘲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輕薄少年多效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言於文帝。遂謫廣州。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魏收文章名世。而性輕薄。好爲訕謗。時人謂之驚蛺蝶。鄭光業兄弟。好誹笑人。凡投獻詞句。有可嗤者。輒貯之箱中。號曰苦海。每有宴會。使人舁苦海於前。各舉一欸。以爲諧笑。

夫字衍

陳亞夫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純是惡。陳卽應聲曰。蔡襄無口卽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口過之戒。

黃庭堅與趙挺之。同在館閣。庭堅素輕趙。趙嘗曰。吾鄉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庭堅曰。想都是蘿蔔與瓜薑耳。趙憾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以上記警滑稽戲語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爲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李文靖公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祕監胡旦嘗與文靖同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文靖甚力。意將附之。文靖得啟。慨然不樂。曰。吾豈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舉旦。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

此條出封氏聞見記程唐刑部尚書

昨非巷日
纂與上有
云字據宋
史似當有
云字

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以上記警
好稱人惡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
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羣
臣無敢言者。槩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讎。以閨
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

按珪諡文
毅不諱獻
簡且珪明
朝人此語

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人。最為暗昧。萬一非真。則
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
得無訕乎。公諱珪
以上記警
評人陰事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乃出宋人
自警編諸
書其非珪
言也明矣
注殊謬

劉元城嘗言。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前人。蓋聞見
未廣。涉世淺也。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有武侯不死。禮樂可興之說。乃
著論以駁之。其意以武侯霸佐。恐禮樂未遑耳。康節先
生見而大怒。欲杖之。伯溫自是潛心討究。不敢輕論前
人。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真
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
古人之事。則難。

江司馬有名於時。好為大言。輕詆前輩。初為湖廣副使

汪名道見
奮為作江

今以因樹
正書影
按道見於
洪氏為鄉
先輩江之
作江始有
意為之似
非偶然傳
寫之誤

時翰林姜寶督四川學政道經楚省與諸司會飲黃鶴樓司馬席間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眾皆睥眄寶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司馬又大言如初寶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姓名想是臨考畏避耳合席闕然大笑司馬不以為媿以上記警妄詆前賢子產治鄭鄧析欲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於是執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實定同

太邱長陳實居鄉里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相謂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

雷孚宜豐人也居官清白長厚好行德義自唐雷衡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王漸唐時孝子也性惇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閭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孝經義一卷訟者俱為慙謝

乙普明兄弟爭產經年結訟各相援証訴於清河太守蘇瓊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於心如何因下淚諸証無不感泣兄

弟叩首交讓。

朱晦菴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讎。

吳康齋應召還山。後有族人盜賣祭田。康齋訟之官。至囚服聽斷。太守不爲禮。君子譏之。

顧公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

吳名与弱

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

兩人大哭而去。

以上記警好訟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宗族。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從之貧乏。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尊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月朔。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屏之遠方焉。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構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陳遜

陳克菴嘗謂其子戴曰。吾藉祖宗餘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莊。以事先。以周宗族。乃捐田百四十畝於公家。迨公卒後。貧甚。族人欲以

田還其子。子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於

心乎。人謂公有子矣。

以上記警
疎九族

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田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奔喪。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

杜名衍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
有品節。家故饒貲。諸父析屋。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
者。俸祿所入。以給姻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宅以居。
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范文正公少孤。母改適朱公。因育於朱氏。公既貴。待異
母兄弟一體。特以任子移之。

楊名國寶

楊應之學士。元祐間。為成都轉運判官。後召為校書郎。
有遠房母舅在蜀。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
宦橐遺之。

程名珣

程大中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

其姊即伯
母之女於
公為從姊
二程全書
作其女

心力。所得俸錢。分贈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
養惟謹。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於己子。
既而姊之女又寡。公懼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
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

張元貞嘗建一義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
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

此條出因
語錄據原
文惟仲元
知之五字
當刪盧屏
盧當作崔
處字下當
補戒云盧

范陽盧仲元之妻兄崔某。積有百金。埋密室內。惟仲元
知之。臨終。崔妻李氏以凍餓為憂。盧屏人語以埋金之
處。未幾。盧赴選。經雒中。弔崔氏之孤。訖。李述公夫之意。
欲盧經紀其家事。盧遂罷選。持其金於揚州為崔置田。

郎中來可
告也九字

陳名九堅

宅兼為剖分家事而去。踰年謁選。人重其義。以上記警言薄三黨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委曲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女。為定上中下三則。示以議婚之初。即為定約。夫家不得厚責妝資。民甚便之。其俗遂化。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眾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為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又能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為甚。凡城邑村鎮。皆可倣行。為官司者。循此勸導各

方。利益更大。以上記警溺女

刑全

王烈器量過人。有盜牛者。主人得之。盜請罪曰。形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及尋至還之。乃即前盜牛者。諸有爭訟。必求直於烈。或望門而返。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退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邵康節居洛。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善。不及

其惡故賢不肖皆親之嘗以春秋時出遊諸親故家將至老少良賤咸迓於門既入爭前來問訊婦女有爭忿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爲逐一分別之人人得其歡心留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

昔有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以上記警不善

勸化愚人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再犯而行法不悛者絕之

徐孝祥隱居好學鋤地後園見樹根一坎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遂亟掩之人無知者閱二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啟穴日取數錠糴米以散鄰里全活不可勝數其女將嫁惟以荆布遣之於藏金錙銖無犯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家頗豐一夕盜入擒獲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與錢

據後漢書及東觀漢記屬者乃客而非公此多一公字其上下文亦有異同學者當攷于彼

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為邏者所獲，留至天明始去。盜感
魂，卒為良民。以上記警武斷鄉曲
劉寬嘗留客，遣蒼頭市酒，去久不還。客大不堪，及至，公
罵之曰：畜產客去後，公入問奴無恙否。人問其故，公曰：
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陶元亮為彭澤令，遣一蒼頭歸，給其子薪水，仍遺子書
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程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
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且駭

湘山野錄作數十千

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歎服。
李文靖公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有女方十歲，有
姿色，自繫一券於帶，願賣身以償所負。公囑夫人曰：當
如已女育之。俟長擇人嫁之。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婿，具
奩歸之。後僕還，女白其事。感公刻骨，公病，僕夫婦剖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傳云：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文中子曰：
能使僮僕懷恩，斯可與從政矣。觀此，知待僮僕之難。
以上記警虐使奴僕
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人蒙袂輯屨，貿貿

然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張橫渠先生見餓孺者食便不美。

羅文毅公出遇死殪卽解衣覆之遇乞者無以應輒解銀帶與之。

魯文恪公鐸爲孝廉時計偕北上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

陳眉公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

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以上記警
欺陵寒賤

陳太邱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太邱不發但呼子弟訓飭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因指而示之盜大驚稽首請罪大邱慰諭而遣之且賞之絹盜感泣而去。

庾袞事親至孝或有盜斬其先墓之柏莫知爲誰乃召鄰人集於墓前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墓袞之罪也父老咸爲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書室枕邊見有一劍公問何用答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輩果能擊賊賊死於此

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瑣之說不訛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用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

司馬溫公新第成。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而須設防。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於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舟人財物。白沙據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白沙也。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

其財乎。悉還而去。

海陵王心齋從王陽明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悉去衣。惟一禪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是有恥也。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羣盜感悟而去。

孔寺丞牧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圍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以上記警窮治盜賊

范雲少與王暉善。雲起新宅成，移家始畢。暉卒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含殮。時以爲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經數人管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賸殮棺槨皆未具。公憮然，卽撤宴席，厚賙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汪尙寶鄉文輝，爲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卽登第。

甯崇禮，稟性好善，嘗造棺施人。有貧不能葬者，又贍以錢米，終其身不倦。後子孫貴盛無比。以上記警不恤死喪

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澤及枯骨矣。」歸周者由是益衆。

齊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以所夢，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有五丈夫吾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

晏子春秋
音義云韋
廬說苑作
侍廬文選
注作從倚

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更葬之。國人聞而感悅。

周暢為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有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陳元於熙寧間歲荒。見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

李東崗撫甘肅。偶見都司獄牆隈白骨填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見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

宣城沈寵嘗卜葬地。輿師得一穴。歎美不置。及啟土。見有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心不忍。輿師言失此吉地。豈

李名昆

能復得。卽不忍棄之水。更擇地埋之。何如。寵又不可。亟

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為立碑以識焉。

以上記警見略不掩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告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為。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為也。

陸象山知荆門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詞。人皆感動。每歲旱。祈禱卽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

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獲賜清福。其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食菜粥。何為清福。九韶曰：吾幸

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
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
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
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
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旣多乎。富人遂輸之官。囹圄以空。
朱文公云。紙錢起於唐明皇時。王璵蓋古用玉帛。後易
之以錢幣。然亦無許多錢來埋。故璵作紙錢易之。又曰。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

以上記警
不敬神明

夫字紙者。天地之精華。聖賢之性命。蓋自蒼頡創造以
來。歷有萬年。自天子至於庶人。上非此無以立治。下非
此無以資生。則字紙之當敬惜。豈待講究而後明哉。然
其爲用至廣。則遺棄者正復不少。甚至污穢毀壞。不可
究詰。此其褻瀆天地聖賢。而爲名教之罪人者。誠可痛
哭而悼歎也。

王曾之父。生平見字紙遺棄。必拾而以香湯洗之。然後
焚化。一夕夢至聖。撫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
恨汝老矣。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未幾。果生一
男。卽沂公也。三元及第。爲宋名相。

顏之推曰。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背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名姓。不敢穢用也。

揚慧兒九歲。卽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病痢。夜中如廁。誤投字紙於內。次早。翻閱故書。茫然不省。拈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能成文理。遂至廢棄。未幾天亡。以上記警

乘毀字紙

晉殷仲堪。讀書守道。天性素朴。都督三州軍事時。荊州連年水旱。仲堪食止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曰。人見我位任方州。聲勢隆重。謂我當豁平昔胸臆。今我處此。心常惴惴。貧者土之常焉。得

世說粘作粒

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司馬溫公嘗有言曰。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

朱晦菴餉弟子。惟脫粟飯。一日胡紘來訪。亦以此供之。紘大慍曰。豕雞斗酒。山中未乏。何爲簡褻至此。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爲人善良。嘗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於水中。滌而食之。後生公。仕至尙書。贈父如其官。

王黼宅與一寺鄰。其廚溝中。每日流出雪色飯糲。累累不絕。有一僧取之。洗淨晒乾。積成一困。靖康中。金人入

寇黼以誤國獲罪。與家眷拘囚寺中。絕食。此僧即用前米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香美。僧指困中乾米曰。此皆相公廚溝流出者。黼聞之不勝歎悔。上

記警不敬五穀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觸於道左。怪問之。對曰。今日尙食殺其羔。故爾如此。真宗聞之。慘然。自是不殺羊羔。

宋仁宗嘗中夜飢甚。思食燒羊。與侍人言之。已而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

呂原明爲郡令。公帑多備鰓魚。諸乾物。及笋乾薑乾。以

待賓客。可減雞鴨等生命也。

劉子璵竭塘取魚。放水將半。有二大鯉躍出堰外。復躍入。且銜且涉。如此再三。子璵異之。深觀堰內。有小鯉數百頭。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惜也。子璵歎息。悉撤堰放魚。越二年。掘地得金。遂致大富。

學士周豫嘗烹鱸。見有灣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乃知曲身避湯者。以護子故也。自後遂不復食鱸。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旣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後鹿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

安寺嶧縣東鹿死處生草號鹿胎草。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食以喙取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義之作孝鵝塚。

蘇長公曰子不喜殺不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豕羊然性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自此遂不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以上記警殺生

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夫養親祀先敬賓大禮所在不得已而烹宰若徒爲口腹斷宜減省至於六畜之中有功於世而無害於人者惟牛與犬尤不可食故昔人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使居官者能循是說而多方禁約其功德寧可思議乎。

梁望蔡縣民有以牛酒賀令者令將殺之以供客牛徑至階下而拜令大笑遂宰之飲啖醉飽即臥於簷下及醒覺遍體皆癢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半年而死。

張四兒業殺牛。有人牽牛登舟。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主。適其人他出。盡毀器具。始徐徐出郊。

餘姚朱某。屠狗為業。勸改不從。後被火。為火所燎。急解衣。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遠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煇有聲。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不可勝計。嘗買一黑犬。甚

雄壯。紹養之。一日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其子自內奔出。正中其額而死。索犬。不知所之。未幾。

紹病。作犬嗥而死。以上記警
食牛犬

程明道先生為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黏竿以傷宿鳥。公取黏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曰。此折竿主簿也。鄉民子弟。自此不敢弋取宿鳥者數年矣。

新塗楊兒。以捕鳥為業。被殺甚多。一晚有寒雀棲樹上。高處。乃急裝黏。登高取之。忽枝折墮地。一竹簽刺入腦中。流血被面而死。以上記警
射飛鳥

兒他書或
作二

曹武惠王性不喜殺所居室壞子孫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皆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存心愛物如此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

胡僖方省試時欲寓一潘姓園見羣蟻集室中以數十萬計家僮篝火欲焚之公力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數十萬命吾不忍也竟辭而去後入試窘三書義但見羣蟻戢戢筆端逐之不去遂思如泉湧至四經義蟻即不見既中試司試者評公文云若有神助以上記警言啓蟄蟲

宋哲宗宮中戲折柳枝適程頤在經筵進以方長不折之說聞帝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可見草木雖是無知若無故而斬伐不幾自傷其生意乎司馬溫公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以上記警言無故斬草木魯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趨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

悅而去。相與立膏間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後四國同伐齊。戰於鞏。齊師敗績。國幾亡。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攻江陵。吳人知其病瘵。以匏繫狗頸示之。有大樹似瘵者。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破。盡捕殺之。

蛇舊作蛟
下同今並
改正

宋王安石。饒氏甥也。舅以安石膚理如蛇皮。輕詆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官耶。安石後大顯。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諸舅慚沮。

王陽明先生講學時。有泰和楊茂者。候門求見。其人聾

且啞。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婉曲曉諭。茂時扣胸指天。躄地稽首再拜而別。後其人為善終身。子孫有榮顯者。

以上記警
笑人體貌

夫婚姻者。合二姓以衍宗祧。關係最重。乃或因私仇宿怨。而妄詆其男女。追論其家世。禱將結。而一語中停。香方合。而片言成隙。豈不犯鬼神之怒乎。又有嫌貧悔盟。恃強離婚者。尤於天理有害。倘有司徇情曲斷。使之分散。所供成案。即作離書。皆大損陰騭也。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蓋有意破毀。最是慘毒之行。宜受此惡報者。或問至親密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

若容貌粗陋。宜爲掩飾。或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可耳。

張寅。安福人。少從叔振烈遊學於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後領順天鄉薦。冀人爭欲與之聯姻。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其女以死自誓。稟不可奪。至是遂偕伉儷。後寅成進士。康封安人。

太學生景姓者。流落他郡。家有一子。又被人拐去。而景不知也。傭書數年。僅餘銀三兩。偶見一窮人鬻妻。慨然

贈之。夫婦得完。感謝而去。至明年送還。猶念其貧。堅不

肯受。夫婦心大不安。以景生親自炊煮。乃買一小廝送

之。景不得已。勉強應允。及攜入門。乃即景生被拐之子。

悲喜不勝。聞者莫不歎異。

以上記警
破人婚姻

朱子讀書。必循序而致精。以爲窮理之要。嘗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又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

餘自此讀書無遺

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

記警讀書無序次

謝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言。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殊不解。後來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

士。又謝上蔡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程子嘗言。作文雖不害道。若一向專志。則志局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大。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

先正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方遜志先生謂門人

賡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

以上記警讀書不知要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方孝孺

言依於悌。雖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朱子曰。今日正要端本澄源。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向沒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迷。失前忘後。而可謂之學乎。

朱子又曰。目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

蔡虛齋曰。若是真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以上記警讀書不務實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許魯齋設教。懇欵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出有疑。有疑。却看出無疑。方是有益。

陳白沙曰。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以上記警讀書不能疑

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便是學。

黃山谷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藁本。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

陸象山曰。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陳白沙曰。予書法。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止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

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以上記警書法潦草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富鄭公以邵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後遇疾。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疾革。伊川顧曰。願先生自作主張。曰。無可主張者。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陽明先生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志專於是。則養身之道在其中矣。元靜但當清心寡欲。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徒斲精神於無益耳。以上記警養生導氣

右記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學者能於一處打得徹。則百事自然就理。不然。正所謂覩著堯行事。亦無堯許多聰明。那得動容周旋中禮也。

作聖篇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述作聖第六。張子東銘篇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

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千古而下。埋沒却東。銘今特為表而出之。

止緣儒者專喜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聞者愕然。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羣居閉口。獨坐防心二語。最喫緊。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已而又觀索。得其二。三。已而又索。然後見過。不勝其多。乃大懼力改。

慈湖當作時表名庭。又願慈湖之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良知親切。功夫亦自不難。

錢名一本

周名應中

錢起新曰。人言知過悔過。尙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原註前輩周寧字先生。又言補過如以新繪補舊襖。更加堅固。方得永無破綻。若只以舊補舊。豈能長久。此意更得進步法。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晄。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吁。此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易。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緇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後遂與諸葛

孔明齊名。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公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分別善惡。此亦可謂能自警省者。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先生感悟。遂盡棄其學。而進求之六經。醇如也。

朱子嘗言。自見李延平先生後。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間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邢七自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而錯者也。可見不會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陽明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王心齋人京師。言動詭異。都中人大駭。還至會稽。陽明

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階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廳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歎改過之勇。

右記遷善改過。只有曾子易簣。是千古榜樣。前輩有言。曾子已至聖人地位。易簣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後人言改過。多是隔靴搔癢。都不貼切。程子所謂只向人面上說一般話是也。所以終身不長進。克念作聖。豈易言哉。

省察克治。爲實踐之方。古人功不求多。過惟求寡。

先難後獲。理有固然。顧上士慎過。中待玉成。下藉忠誨。使父兄師友之教不先。則罔所遵循。展轉沒溺。卽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騁轡求歸。爲途已遠矣。家大人每慨世之學者。務其枝葉。而絕其根本。厝火積薪。臥其上而不知。煮鵠涿劍。食其中而罔覺。以詩書爲利祿之媒。以功名爲緣飾之具。習俗囂陵。人才敝薄。匪無故也。侍側時。未嘗不舉此以相誠勉。比見葢山劉先生人譜。以爲此書最有切於身心。爰命楸洎弟楷模桂共相讐校。鈐之家塾。以詔後人。并以廣之同志。讀是編者。苟能身體而

力行之暴者抑之而思仁。懦者激之而思強。固者道之而思通。辟者規之而思正。貪者矯之而思廉。蔽者發之而思明。隘者充之而思廣。庶幾與刻書之指不相戾乎。男肇楸敬識。

人譜類記下終

天保十二辛丑歲三月翻刻

東都書林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書林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京都書林

一條通智慧光院

石田治兵衛

浪華書林

心齋橋通博勞町角

河内屋茂兵衛

同書林

北久太良町四丁目

河内屋新治郎

